

崂山采撷之陡阡

□沙子口街道居民 王明伦

在被风尘侠道丘处机誉为“群峰削蜡几千仞，乱石穿空一万株”的崂山，海拔不足百米的“陡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道岭。当数百年前远道而来的移民们攀上这座山口时，千里迢迢的奔波早已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突然发现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水土丰饶的洼地，于是便决定留在此处。“山本陡峭，又处交通要冲，益显其陡”，陡阡的名称，即从那时传播开来。

陡阡附近的山峰既不高大亦不险峻，也没什么庙宇或遗迹，但因扼守着由城区进山的通道而广为人知。山口迤西是一道绵延的山谷，随着人流的频繁出入而终辟为通衢大道。直到现在，由青岛市区去崂山东南麓游览者必经此前往。山包前那个隘口也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地。然山里边既无良田又无城池，零星散布着几个村落，山民们依靠耕种点山岭薄地，砍柴烧炭度日糊口。所以，这个看似十分重要的隘口便失去了战略意义。自古至今数百年间，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朝代怎样变迁，曾无任何州府设置关卡，在此驻扎一兵一卒。倒是慌乱年代里偶有恶人在此“断道”。由于隘口位于高处，前后均为陡坡，曾有劫匪于月黑风高之夜，在路旁行道树间扯起一道绳索，夜行者到了绳索前立马就会被绊倒，劫匪趁机上去抢劫，然后携赃物沿山中小路

逃之夭夭……一段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无人敢从此独行，虽不至于像水浒传中的景阳岗那样贴有官府告示，但走夜路的人们均心照不宣地结伴同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段路曾屡次拓宽，每拓宽一次，隘口就降低几米，而山下洼地里的房舍却在一天天增高，而且由昔日灰黑色的麦草房顶逐渐演变成红瓦屋面。这些红色的屋面就像锈渍一样慢慢侵袭，致使曾经遮满村庄的果树一步步退却，终于不见了踪影。如今，要想去寻找曾经闻名遐迩花开如云的“梨雪”胜景，只有去翻看古人的游记了。

抗战时期，当地的抗日武装曾在村子附近山上设信号树和狼烟燃放点，进山扫荡的日本鬼子刚登上这个山口，便会被在远处瞭望的哨更者发现，于是树倒烟起，驻守在村子里的游击队即逃之夭夭，遁入深山隐匿起来。鬼子每每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因为陡阡口是进山的唯一路径。

陡阡的北坡上从前住着一户人家，几亩坡地和一口水井使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们迁走后那栋房屋成了生产队里的果园屋。附近长有一种在当地罕见的栲栳树，土名“布篓子叶”，它那形如手掌的叶片可以用来包粽子。煮熟后，叶子的清香进入米中，吃起来别有风味。有次我跟随父亲去果园玩的时候曾采回几片，结果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同学们竟无人认识。后来那座山谷因风水绝佳，被村人辟为墓地，时过境迁，虽然山坡上的松树已长得遮天蔽日，但昔日的果树已被一个个圆锥形的坟头所替代。曾经长满各种稼禾的梯田里竖起一座座豪华气派的花岗岩墓碑。当年父亲曾领着我在那里吃饭休息过的那座房子因久无人居，早已坍塌，只余几堵残垣断壁。那眼水井也已干涸，井壁上的苔藓如绽裂的老树皮。曾在井边四处

跳跃鸣叫的蛙们，不知是否也早已化为亡魂在此安息？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山下的村子已从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曾作为庄户人家一年四季烧禾的山草和树枝就像那些被遗忘在沙滩上的破舢板一样再也无人问津。这些肆意生长的草木渐渐将昔日清晰的山径遮掩覆盖，林荫深处变成了鸟兽虫豸们的乐园。因为树青石峻，相邻的那条深涧被人慧眼相中，制作出一些假山假树将洞口一封，辟为生态公园。里面豢养上动物飞禽，每日里竟游客盈门。逝去的先人们有如此热闹的景点相伴，想来在地下也不会寂寞吧。

陡阡的南侧昔日也曾有一户人家，不过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南侧山坡松茂林密，野狐成群，据称很有灵性。虽建有狐仙庙，但这户人家的老太太却常被“狐仙”附体，久而久之声名远播，方圆几十里的山民遇到难以解除的病痛，都抱着“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心态前去求助，据称很多人因此而解除了魔障。后来这户人家迁回了山下村子，狐仙之说也随之销声匿迹。不过事情过去数十年后，这一传言又重新抬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政府在山顶修建了一座电视差转台，看守者是两个老头儿，闲来无事，他们就在山坡上拴铁丝扣吊兔子，为此管理部门的那帮人三天两头扛着啤酒往山上跑，为的就是去吃那碗兔子肉。不过后来两个老头儿却突然金盆洗手了，究其原因，两人都缄默不语，其表情是一幅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有知情者称，两人因误伤“狐仙”而遭到报应，故再也不敢杀生了。十余年后，差转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类似传说亦再无延续。如今对面盖起了高及山顶的楼宇，松林间矗起了银光闪闪的高压线铁塔，无处不在的电磁波也许早已将“狐仙”逼往他乡。而“陡阡”这个名字，也如同那些正在消失的村庄一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公路上的红马甲

□彭家庄社区居民 钟义可

早晨，我坐在一路前行的车上。透过车窗，我看到前面的跑道上尘土飞扬的，在那尘土营造的氛围中，一件红马甲出现在视线中。当车跑近时，我看到，原来这红马甲出自一身材娇小的中年女子身上。

此刻，她手中正挥动着一把大竹扫帚在努力地清扫着路面。这撒了一路的沙土石子，是昨夜那些违法运输者留下的“杰作”，但无论事出何因，这散落一路的沙石总得有人去清理。

“嚓、嚓、嚓……”她挥动着扫帚，一下一下专心致志地一路向前。看这么一把大扫帚，握在这娇小的女子手中似乎有些不太协调，这不禁让人替她担心起来。然而，这种担心却又是多余的。

“嚓、嚓、嚓……”这扫帚挥动在她手中，如同施展魔法般伸展自如。在扫帚的起起落落中，这红马甲的身后已呈现出一派清爽洁净的路面。

“嚓、嚓、嚓……”这伸展自如的大扫帚在与路面的瞬接触中，却也掷地有声。

她正专心努力地一路向前作业时，却突地来了一阵狂风，这风中挟带着一股沙尘向她迎面扑去，她趔趄了一下，像是有点儿要倒下去的样子。然而，她却又顽强地直起了腰杆，作少时喘息后，便又继续挥起扫帚一路扫过去。面对这阵狂风的打压，她依然专心致志，奋力向前。她扫着，扫着，一路向前扫过去……

面对这柔弱女子的顽强精神，我们坐在车里的几位在转脸向她投去赞赏眼光的同时，又转回来相视一笑。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

车在继续前行中离那儿越来越远了。

当我再一次转脸回望，去寻找那红马甲时，隐约中却只看到一个小红点儿在那儿一晃一晃的；渐渐地那小红点儿也在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纵然是这样，那娇小的身躯却在我的印象中变得愈加高大起来。而，那红马甲亦在我的记忆里愈加的鲜艳夺目。



海游



沙趣



放飞

摄影作品 沙子口街道居民 温妮